

许地山全集

第二卷

许地山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书名：许地山全集第二卷

作者：许地山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I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目 录

第 一 卷

空山灵雨

《空山灵雨》弁言	(1)
心有事	(2)
蝉	(3)
蛇	(4)
笑	(5)
三迁	(6)
香	(7)
愿	(8)
山响	(10)
愚妇人	(11)
蜜蜂和农人	(13)
荔枝	(15)
爱底痛苦	(16)
信仰底哀伤	(18)
暗途	(19)



许地山全集

你为什么不来	(21)
海	(23)
梨花	(24)
难解决的问题	(25)
爱就是刑罚	(27)
债	(29)
瞰将出兮东方	(32)
鬼赞	(34)
万物之母	(36)
春底林野	(39)
花香雾气中底梦	(41)
荼蘼	(43)
银翎底使命	(46)
美底牢狱	(48)
补破衣底老妇人	(50)
光底死	(52)
再会	(53)
桥边	(55)
头发	(57)
疲倦底母亲	(59)
处女底恐怖	(60)
我想	(63)
乡曲底狂言	(65)
生	(68)
公理战胜	(69)
面具	(71)
落花生	(72)
别话	(74)



爱流汐涨	(77)
“小俄罗斯”底兵	(80)

缀网劳蛛

命命鸟	(81)
商人妇	(98)
换巢鸾凤	(114)
黄昏后	(140)
缀网劳蛛	(153)
醍醐天女	(173)
枯杨生花	(179)
慕	(197)
上景山	(200)
先农坛	(204)
忆卢沟桥	(207)

危巢坠简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	(211)
三博士	(221)
街头巷尾之伦理	(230)
归途	(235)
解放者	(245)
无忧花	(258)
东野先生	(269)
人非人	(309)
春桃	(324)
无法投递之邮件	(345)
无法投递之邮件 (续)	(361)



许地山全集

危巢坠简	(365)
铁鱼底鳃	(369)
女儿心	(382)
莹灯	(419)
桃金娘	(433)
狐仙	(442)
女国士	(470)
附录：《女国士》后记	(485)
凶手	(486)
海世间	(517)
海角底孤星	(520)
法 眼	(525)
玉 官	(535)

第 二 卷

窥园书香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	(591)
窥园先生诗传	(606)
我的童年	(618)
牛津的书虫	(624)
旅印家书	(627)
《达衷集》弁言	(657)
《佛藏子目引得》弁言	(659)
《解放者》弁言	(662)
《题唐南注公手迹》有序	(664)



《凶手》 编后语	(665)
《萤灯》 小引	(666)
《桃金娘》 小引	(668)

杂感汇编

女子底服饰	(669)
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	(674)
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	(678)
燕京大学校址小史	(682)
观音崇拜之由来	(690)
《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 导言	(694)
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	(698)
猫 乘	(707)
民国一世——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底简略的回观	(724)
香港考古述——香港人何时从何处来的？	
最初来港的汉人姓什么？	(731)
国粹与国学	(737)
礼俗与民生	(756)
宗教底妇女观以佛教底态度为主	(760)
强 奸	(775)
劳动底究竟	(780)
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对北京大学学生讲	(785)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794)
关于鲁迅先生纪念会底“不守时刻”	(799)
“七七”感言	(801)
国庆日所立底愿望	(804)
今 天	(808)
谈 《菜根谈》	(811)



许地山全集

对于本年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底感想	(813)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816)
“五七”纪念与人类	(822)

诗和文字

《落华生舌》弁言	(824)
七宝池上底乡思	(825)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夜	(829)
女人我很爱你	(831)
看 我	(834)
情 书	(835)
邮 筒	(836)
做 诗	(837)
月 泪	(838)
牛津大学公园早行	(839)
我底病人	(840)
我对于译名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	(843)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	(846)
我对于《孔雀东南飞》底提议	(850)
粤讴在文学上底地位	(853)
中国美术家底责任	(857)
《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	(864)
序《野鸽的话》	(872)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序太华烈士编译	
《硬汉》小说集	(876)
老鸦咀	(878)
一封公开的信	(880)



中国文字底命运	(884)
拼音字和形象字的比较	(890)
蔡子民先生底著述	(896)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899)
中国文字底将来	(903)

品道溯源

吕氏春秋及养生说	(909)
庄子底思想	(915)
淮南子及阴阳五行说	(925)
阴阳思想	(931)
人生论	(939)
杂 术	(943)

译文小集

二十夜问	(950)
太阳底下降	(1017)

第 三 卷

道 教 史

弁 言	(1075)
绪 说	(1076)
第一章 道底意义	(1084)
第二章 道家思想底建立者老子	(1087)
第三章 老子以后底道家	(1108)



第四章	道家最初底派别	(1118)
第五章	秦汉底道家	(1161)
第六章	神仙底信仰与追求	(1183)
第七章	巫覡道与杂术	(1200)
附录：	道家思想与道教	(1217)

道教、因明及其他

摩尼之二宗三际论	(1250)
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	(1269)
(附：如实论反质难品)	(1372)
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	(1396)

扶箕迷信的研究

引 论	(1449)
第一章 扶箕的起源	(1454)
第二章 箕仙及其降笔	(1466)
第三章 扶箕的心灵学上的解释	(1513)
结 论	(1544)



窥园书香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
想及我底祖母

正要到哥伦比亚底检讨室里校阅梵籍，和死和尚争虚实，经过我底邮筒，明知每次都是空开底，还要带着希望姑且开来看看。这次可得着一卷东西，知道不是一分钟可以念完底，遂插在口袋里，带到检讨室去。

我正研究唐代佛教在西域衰灭底原因，翻起史太因在和阗所得底唐代文契，一读马令痣同母党二娘向护国寺僧虎英借钱底私契，妇人许十四典首饰契，失名人底典婢契等等，虽很有趣，但掩卷一想，恨当时的和尚只会营利，不顾转法轮，无怪回纥一入，便尔扫灭无余。

为释迦文担忧，本是大愚：会不知成、住、坏、空，是一切法性？不看了，掏出口袋里底邮件，看看是什么罢。

《芝兰与茉莉》。

这名字很香呀！我把纸笔都放在一边，一气地读了半天工夫——从头至尾，一句一字细细地读。这自然比看唐代死和尚底文契有趣。读后底余韵，常绕缭于我心中；像这样的文艺很合我情绪底胃口似地。

读中国底文艺和读中国底绘画一样。试拿山水——西



洋画家叫做“风景画”——来做个例：我们打稿（Composition）是鸟瞰的、纵的，所以从近处底溪桥，而山前底村落，而山后底帆影，而远地底云山；西洋风景画是水平的、横的，除水平线上下左右之外，理会不出幽深的、绵远的兴致。所以中国画宜于纵的长方，西洋画宜于横的长方，文艺也是如此：西洋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女人或男子”为主，故属于横的、夫妇的；中华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父母或子女”为主，故属于纵的、亲子的。描写亲子之爱应当是中华人底特长；看近来底作品，究其文心，都函这惟踊义谛。

爱亲底特性是中国文化底细胞核，除了它，我们早就要断发短服了！我们将这种特性来和西洋的对比起来，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爱父母的民族；那边欧西是爱夫妇的民族。因为是“爱父母的”，故叙事直贯，有始有终，源源本本，自自然然地说下来。这“说来话长”底特性——很和拔丝山药一样地甜热而粘——可以从一切作品里找出来。无论写什么，总有从盘古以来说到而今底倾向。写孙悟空总得从猴子成精说起；写贾宝玉总得从顽石变灵说起；这写生生因果底好尚是中华文学底文心，是纵的，是亲子的，所以最易抽出我们底情绪。

八岁时，读《诗经·凯风》和《陟岵》，不晓得怎样，眼泪没得我底同意就流下来？九岁读《檀弓》到“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一段，伏案大哭。先生问我：“今天底书并没给你多上，也没生字，为何委屈？”我说：“我并不是委屈，我只伤心这。‘东西南北’四字。”第二天，接着念“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一段，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又哭。直到于今，这“东西南北”四个字还能使我一念便伤怀。我常反省这事，要求其使我哭泣底缘



故。不错，爱父母的民族底理想生活便是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聚族、在这里埋葬，东西南北地跑当然是一种可悲的事了。因为离家、离父母、离国是可悲的，所以能和父母、乡党过活底人是可羨的。无论什么也都以这事为准绳：做文章为这一件大事做，讲爱情为这一件大事讲，我才理会我底“上坟瘾”不是我自己所特有，是我所属底民族自盘古以来遗传给我底。你如自己念一念“可爱的家乡啊！我睡眠朦胧里，不由得不乐意接受你欢迎的诚意。”和“明儿……你真要离开我了么？”应作如何感想？

爱夫妇的民族正和我们相反。夫妇本是人为，不是一生下来就铸定了彼此的关系。相逢尽可以不相识，只要各人带着，或有了各人底男女欲，就可以。你到什么地方，这欲跟到什么地方；他可以在一切空间显其动用，所以在文心上无需溯其本源，究其终局，干干脆脆，Just a word，也可以自成段落。爱夫妇的心境本含有一种舒展性和侵略性，所以乐得东西南北，到处地跑。夫妇关系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又可以强侵软夺，在文心上当有一种“霸道”、“喜新”、“乐得”、“为我自己享受”底倾向。

总而言之，爱父母的民族底心地是“生”；爱夫妇的民族底心地是“取”。生是相续的；取是广延的。我们不是爱夫妇的民族，故描写夫妇，并不为夫妇而描写夫妇，是为父母而描写夫妇。我很少见——当然是我少见——中国文人描写夫妇时不带着“父母的”底色彩；很少见单独描写夫妇而描写得很自然的。这并不是我们不愿描写，是我们不惯描写广延性的文字底缘故。从对面看，纵然我们描写了，人也理会不出来。

《芝兰与茉莉》开宗第一句便是“祖母真爱我！”这已把我底心牵引住了。“祖母爱我”，当然不是爱夫妇的民族



所能深味，但它能感我和《檀弓》差不了多少。“垂老的祖母，等得小孩子奉甘旨么？”子女生活是为父母底将来，父母底生活也是为着子女，这永远解不开底结，结在我们各人心中。触机便发表于文字上。谁没有祖父母，父母呢？他们底折磨、担心，都是像夫妇一样有个我性底么？丈夫可以对妻子说：“我爱你，故我要和你同住”；或“我不爱你，你离开我罢。”妻子也可以说：“人尽可夫，何必你？”但子女对于父母总不能有这样的天性。所以做父母底自自然然要为子女担忧受苦，做女子底也为父母之所爱而爱，为父母而爱为第一件事。爱既不为我专有，“事之不能尽如人意”便为此说出来了。从爱父母的民族眼中看夫妇底爱是为三件事而起，一是继续这生生底线，二是往溯先人底旧典，三是承纳长幼底情谊。

说起书中人底祖母，又想起我底祖母来了。“事之不能尽如人意者，夫复何言！”我底祖母也有这相同的境遇呀！我底祖母，不说我没见过，连我父亲也不曾见过，因为她在我父亲未生以前就去世了。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么？不如意的事多着呢！爱祖母底明官，你也愿意听听我说我祖母底失意事么？

八十年前，台湾府——现在的台南——城里武馆街有一家，八个兄弟同一个老父亲同住着，除了第六、七、八底弟弟还没娶以外，前头五个都成家了。兄弟们有做武官底，有做小乡绅底，有做买卖底。那位老四，又不做武官又不做绅士，更不会做买卖；他只喜欢念书，自己在城南立了一所小书塾名叫窥园，在那里一面读，一面教几个小学生。他底清闲，是他兄弟们所羡慕，所嫉妒底。

这八兄弟早就没有母亲了。老父亲很老，管家底女人虽然是妯娌们轮流着当，可是实在的权柄是在一位大姑手



里。这位大姑早年守寡，家里没有什么人，所以常住在外家。因为许多弟弟是她帮忙抱大底，所以她对于弟弟们很具足母亲底威仪。

那年夏天，老父亲去世了。大姑当然是“阖内之长”，要督责一切应办事宜底。早晚供灵底事体，照规矩是媳妇们轮着办底。那天早晨该轮到四弟妇上供了。四弟妇和四弟是不上三年底夫妇，同是二十多岁，情爱之浓是不消说底。

大姑在厅上嚷：“素官，今早该你上供了。怎么这时候还不出来了？”

居丧不用粉饰面，把头发理好，也毋需盘得整齐，所以晨妆很省事。她坐在妆台前，嚼槟榔，还吸一管旱烟。这是台湾女人们最普遍的嗜好。有些女人喜欢学土人把牙齿染黑了，她们以为牙齿白得像狗底一样不好看，将槟榔和着■叶、熟灰嚼，日子一久，就可以使很白的牙齿变为漆黑。但有些女人是喜欢白牙底，她们也嚼槟榔，不过把灰减去就可以。她起床，漱口后第一件事是嚼槟榔，为底是使牙齿白而坚固。外面大姑底叫唤，她都听不见，只是嚼着；还吸着烟在那里出神。

四弟也在房里，听见姊姊叫着妻子，便对她说：“快出去罢。姊姊要生气了。”

“等我嚼完这口槟榔，吸完这口烟才出去。时候还早咧。”

“怎么你不听姊姊底话？”

“为什么要听你姊姊底话？你为什么不听我底话？”

“姊姊就像母亲一样。丈夫为什么要听妻子底话？”

“‘人未娶妻是母亲养底。娶了妻就是妻子养底。’你不听妻子底话，妻子可要打你，好像打小孩子一样。”



“不要脸，哪里来得这么大的孩子！我试先打你一下，看你打得过我不。”老四带着嬉笑的样子，拿着拓扇向妻子底头上要打下去。妻子放下烟管，一手抢了扇子，向着丈夫底额头轻打了一下，“这是谁打谁了！”

夫妇们在殡前是要在孝堂前后底地上睡底，好容易到早晨同进屋略略梳洗一下，借这时间谈谈。他对于享尽天年底老父亲底悲哀，自然盖不过对于婚媾不久的夫妇底欢愉。所以，外头虽然尽其孝思；里面底“琴瑟”还是一样地和鸣。中国底天地好像不许夫妇们在丧期里有谈笑底权利似地。他们在闹玩时，门帘被风一吹，可巧被姊姊看见了。姊姊见她还没出来，正要来叫她，从布帘飞处看见四弟妇拿着拓扇打四弟，那无明火早就高起了一万八千丈。

“哪里来底泼妇，敢打她底丈夫！”姊姊生气嚷着。

老四慌起来了。他挨着门框向姊姊说：“我们闹玩，没有什么事。”

“这是闹玩底时候么？怎么这样懦弱，教女人打了你，还替她说话？我非问她外家，看看这是什么家教不可。”

他退回屋里，向妻子伸伸舌头，妻子也伸着舌头回答他。但外面越呵责越厉害了。越呵责，四弟妇越不好意思出去上供；越不敢出去越要挨骂，妻子哭了。他在旁边站着，劝也不是，慰也不是。

她有一个随嫁底丫头，听得姑太越骂越有劲，心里非常害怕。十三四岁底女孩，哪里会想事情底关系如何？她私自开了后门，一直跑回外家，气喘喘地说：“不好了！我们姑娘被他家姑太骂得很厉害，说要赶她回来咧！”

亲家爷是个商人，头脑也很率直，一听就有了气，说：“怎样说得这样容易——要就取去，不要就扛回来？谁家养女儿是要受别人底女儿欺负底？”他是个杂货行主，



手下有许多工人，一号召，都来聚在他面前。他又不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着工人们一气地说：“我家姑娘受人欺负了。你们替我到许家去出出气。”工人一轰，就到了那有丧事底亲家门前，大兴问罪之师。

里面底人个个面对面呈出惊惶的状态。老四和妻子也相对无言，不晓得要怎办才好。外面底人们来得非常横逆，经兄弟们许多解释然后回去。姊姊更气得凶，跑到屋里，指着四弟妇大骂特骂起来。

“你这泼妇，怎么这一点点事情，硬值得教外家底人来干涉？你敢是依仗你家里多养了几个粗人，就来欺负我们不成？难道你不晓得我们诗礼之家在丧期里要守制底么？你不孝的贱人，难道丈夫叫你出来上供是不对的，你就敢用扇头打他？你已犯七出之条了，还敢起外家来闹？好，要吃官司，你们可以一同上堂丧，请官评评。弟弟是我抱大底，我总可以做报告。”

妻子才理会丫头不在身边。但事情已是闹大了，自己不好再辩，因为她知道大姑底脾气，越辩越惹气。

第二天早晨，姊姊召集弟弟们在灵前，对他们说：“像这样的媳妇还要得么？我想待一会，就扛她回去。”这大题目一出来，几个弟弟都没有话说；最苦的就是四弟了。他知道“扛回去”就是犯“七出之条”时“先斩后奏”底办法，就颤声地向姊姊求情。姊姊鄙夷他说：“没志气的懦夫，还敢要这样的妇人么？她昨日所说底话我都听见了。女子多着呢，日后我再给你挑个好的。我们已预备和她家打官司，看看是礼教有势，还是她家工人底力量大。”

当事的四弟那时实在是成了懦夫了！他一点勇气也没有，因为这“不守制”、“不敬夫”底罪名太大了，他自己